

編號：128

## 春夜宴桃李園序

李白

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<sup>1</sup>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而浮生若夢<sup>2</sup>，為歡幾何？古人秉燭夜遊<sup>3</sup>，良有以也<sup>4</sup>。況陽春召我以煙景<sup>5</sup>，大塊假我以文章<sup>6</sup>，會桃李之芳園，序天倫之樂事。羣季俊秀<sup>7</sup>，皆為惠連<sup>8</sup>；吾人詠歌，獨慚康樂<sup>9</sup>。幽賞未已<sup>10</sup>，高談轉清<sup>11</sup>，開瓊筵以坐花<sup>12</sup>，飛羽觴而醉月<sup>13</sup>。不有佳作，何伸雅懷<sup>14</sup>？如詩不成，罰依金谷酒數<sup>15</sup>。

### 一、作者簡介

李白（公元 701 – 762），字太白，號青蓮居士。自稱祖籍隴西成紀（今甘肅省秦安縣），先世在隋代末年流徙西域。李白出生地有長安、蜀中及西域等多種不同的說法。李白年青時隨父居於綿州青蓮鄉，在開元十二年（公元 724）二十四歲時辭親遠遊，從三峽出川漫遊各地。期間求仙學道，使酒任俠。三十歲時至長安求仕，其後失意東歸。天寶元年（公元 742）四十二歲時奉詔入京，玄宗命待詔翰林。其後因受權貴讒毀，在位一年多即上疏請辭，玄宗賜金放還。安史之亂時永王李璘召為幕僚，永王謀反兵敗，李白坐罪流放夜郎（今貴州省西部），中途遇赦東歸。後到當塗（今安徽省當塗縣）投靠族叔李陽冰，不久病卒，終年六十二歲。

李白詩以豪放飄逸見稱，所作清新自然，往往從容於法度之外，後世譽之為詩仙，在詩壇上與詩聖杜甫齊名。

### 二、背景資料

本文是李白抒寫與諸堂弟春夜宴於桃李盛開之園林的樂趣和感慨。據黃錫珪《李太白年譜》考證，此文當寫於開元二十一年（公元 733）春，時李白在安陸（即今湖北省安陸市），年方三十三歲。當時他政治上並不得意，故在文中表達了及時行樂的思想。

### 三、注釋

1. 逆旅：客舍，旅館。逆：迎接。
2. 浮生若夢：謂世事無定，生命短促，如夢幻一般。浮生：虛浮無定之人生。
3. 秉燭夜遊：持燭夜遊，意謂須及時行樂。秉：握、持。句出《古詩十九首·生年不滿百》，其中有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」之句。
4. 良有以也：確實有其道理。良：確實。以：緣故、原因。
5. 陽春召我以煙景：和暖的春天以春氣氤氳的美景召喚我。陽春：和暖之春天。召：召喚，引伸為吸引。煙景：春氣溫和濕潤，如含煙霧。
6. 大塊假我以文章：大自然又為我展現錦繡河山。亦可解作：大自然妙景令我寫下美妙文章。大塊：大自然，大地。假：借，引伸為賜予。文章：錯雜的色彩或花紋，這裏指錦繡河山，自然美景。亦可解作美妙的文字篇章。
7. 羣季俊秀：諸弟才華出眾。季：兄弟排行次序最小的。伯、仲、叔、季為古時兄弟排列的次序，伯為最大，餘此類推，季為最小。俊秀：才華橫溢。
8. 皆為惠連：都可比得上謝惠連之才。惠連：謝惠連（公元 407 – 433），南朝宋詩人。惠連幼聰慧，十歲能作文，族兄謝靈運深加愛賞，與之並稱「大、小謝」。後詩文中常用為從弟或弟的美稱。
9. 獨慚康樂：自愧比不上謝靈運。康樂：指南朝宋文學家謝靈運（公元 385 – 433），浙江會稽人，以襲封康樂公，稱謝康公、謝康樂。著名山水詩人。
10. 幽賞未已：優美的景色尚未欣賞完畢、尚未盡興。幽賞：幽雅景色的欣賞。已：盡。
11. 高談轉清：高談闊論又轉入清新的話題。清：清雅、清新。
12. 開瓊筵以坐花：大家圍坐在花叢中，擺開豐盛的宴席。瓊筵：盛宴。
13. 飛羽觴而醉月：頻頻舉杯，在皎潔的月色下暢飲酣醉。飛：快速地傳遞。羽觴：古代一種酒器。作鳥雀狀，左右形如兩翼。一說，插鳥羽於觴，促人速飲。觴：酒杯。㊟[傷]，[seung1]；㊟[shāng]。醉月：月下暢飲而醉。
14. 何伸雅懷：怎樣抒發幽雅的情懷。伸：陳述、表白。
15. 罰依金谷酒數：罰飲酒三杯。晉石崇家有金谷園。其《金谷詩序》云：「遂各賦詩，以敝中懷，或不能者，罰酒三斗。」後以「金谷酒數」泛指宴會上罰酒三杯的常例。

### 四、賞析重點

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園序》一文可以情意、韻味、章法、聲音四個角度賞析之：

就情意言之，本文通過描寫一次與諸堂弟在桃花園中宴飲的情景，抒發了暢敘天倫、熱愛自然、賦詩詠懷的歡樂，表達了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」的及

時行樂思想。文章可分為三段，由首句至「良有以也」為第一段，是總論人生短促虛幻，如夢一場，故須參照古人，及時行樂。第二段為「況陽春召我以煙景」以下八句，寫桃花園聚會及諸人才氣，表達美景當前，當與諸堂弟暢敘天倫之樂。第三段自「幽賞未已」至文末，講述夜宴的餘興節目是賦詩詠懷，以上追古人。全文的情意與景色配合得天衣無縫，開首由「浮生若夢」說起，既然這是一個難以改變的事實，那就須珍惜和欣賞眼前美景，才不辜負「生年不滿百」的人生。春天如此令人沉醉，桃花燦爛飄香，李果纍纍；加上諸堂弟才比惠連。在明月之下，於花叢中開筵舉酌，何得歡樂。此情此景可算是良辰、美景、天倫之樂都圓滿並具，因此賦詩以識之是自然不過的事，而這又成為另一樂事了。天倫共敘之樂，暢飲賦詩之高情，使全文情意深厚，令人嚮往。

若從韻味言之，本文韻味綿長。此文屬駢文，本來就具備富麗堂皇的特色，加上李白巧用各種技法，使全文藝術層次昇華到甚高境地。如文章用了不少典故，其中兩個最為著名。第一個「古人秉燭夜遊，良有以也」出自《古詩十九首》其十五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」，但實際上，曹丕《與吳質書》才是李白真正之取用對象，其中有「少壯真當努力，年一過往，何可攀援？古人思秉燭夜遊，良有以也。」李白實是直用其語，以夜遊扣夜宴之題，用得貼自然。第二個「罰依金谷酒數」出自石崇《金谷詩序》，石崇序云有以下之句：「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，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。晝夜遊宴，屢遷其坐，或登高臨下，或列坐水濱。時琴、瑟、笙、筑，合載車中，道路並作；及住，令與鼓吹遞奏。遂各賦詩以敘中懷，或不能者，罰酒三斗。感性命之不永，懼凋落之無期，故具列時人官號、姓名、年紀，又寫詩著後。」李白直以「罰依金菊酒數」諸字即櫟括「遂各賦詩以敘中懷，或不能者，罰酒三斗」數句。而且從《金谷詩序》「晝夜遊宴」至「令與鼓吹遞奏」一段之夜宴情景，及「感性命之不永，懼凋落之無期」等諸句可見李白此序寫法實亦受《金谷詩序》影響。但李白用以寫天倫之樂，別出蹊徑，文字又更為簡約，頗出新意，絕非擬作而已。

駢文之一大特色是駢四儷六之對偶。全文前八句是以兩組扇對組成：「天地者」對「光陰者」，「萬物之逆旅」對「百代之過客」；「浮生若夢」對「秉燭夜遊」，「為歡幾何」對「良有以也」。下面「羣季俊秀」以下四句亦是扇對。其餘基本以一般對偶句組成，如「陽春召我以煙景，大塊假我以文章」、「會桃李之芳園，序天倫之樂事」、「開瓊筵以坐花，飛羽觴而醉月」等俱是工麗之對偶句。使全文整飭富麗。

本文還用了比喻和擬人之修辭法。如「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」乃將天地比喻作萬物之旅舍，以光陰比喻作百代之過客。「浮生若夢」亦是比喻。皆貼切自然。「陽春召我以煙景，大塊假我以文章」則是擬人，陽春以瑰麗的美景吸引我，大自然令我寫出美妙文章。而且此文文字簡練，全篇只有二十四句，共一百一十九字而已，卻寫出感慨、暢飲情景、賦詩

邀約等情事，抒情與寫景並合，文字雖短而韻味深長。其韻味深長實由其用典、對仗、比喻、擬人等修辭法與文章內容有機組合而成。

自章法角度言之，此文章法可謂謹嚴。全文開首從「浮生若夢」說起，說到快意當前，故要秉燭夜遊、及時行樂；接寫陽春景色，指出設宴之地為「桃李之芳園」，夜宴的本意是「序天倫之樂事」；再從「天倫」寫到「羣季俊秀」，以大、小謝擬之；末以宴飲的景色及賦詩之邀約作結，回扣可比大、小二謝之俊秀堂弟，章法之謹嚴可謂無懈可擊。從扣題的角度言之，全文又不離「春」、「夜」、「樂」，「陽春」、「煙景」、「桃李」、「芳園」、「坐花」等詞無一不言春景。開首以「秉燭夜遊」之典扣「夜」字，而滿眼煙景，暗聞花香都在夜月之下，高談、夜遊、暢飲至與月共醉，文末又以「金谷酒數」典故所述之夜宴事呼應前文「秉燭夜遊」。全篇無處不言「夜」。自感情而言，「樂」字又貫串全篇，「浮生若夢」是行樂之因，「秉燭夜遊」是古人行樂之先例，良辰佳景是何樂之場境，幽賞高談是行樂之內容，飲酒賦詩是行樂餘興。故此等活動俱是作者欲及時所行者。由此可見全文章法之出色。

駢文乃韻文文學，非常宜於誦讀，因其不僅有情之美，還有聲之美。首先，駢文之平仄非常講究，全篇平仄要黏對，句間平仄要相反，尤其是二四字，如「而浮生若夢」以下四句，「浮生」是平平，對仄仄之「秉燭」；「若夢」之「夢」是仄，對「夜遊」之「遊」是平。「為歡幾何」二四字是平平，對「良有以也」二四字的仄仄。又如「況陽春」兩句，「陽春煙景」四字為關鍵字，是平平平仄，「大塊文章」是下句關鍵字，故以仄仄平平相對之。故全文甚具抑揚之美。

總之，全文可算是一篇情意深厚、韻味悠長、章法嚴謹、音調鏗鏘之妙文，文質俱美、聲情並茂。